

嘉慶君遊臺傳說雜考

林文龍

一、前言

臺灣地區有大規模的拓地移民及置官設治，始自明末清初，至今雖達三百餘年，但現代化建設的發展，不過近百年的歷史而已。早年因洪荒初闢，交通不便，加以民智未開，許多社會的訊息，往往須藉道聽塗說而獲得。在缺乏文字紀錄的情形之下，幾經轉述，以訛傳訛，遂形成各種荒誕不經的傳說，其中流傳最廣者，莫過於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項。

嘉慶遊臺之說，毫無史實根據，只要稍具歷史知識者，即知其謬，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，吳相湘撰有「清帝出京」一文，曾論及此說，略謂：「提到嘉慶皇帝，使我想起了前一小在書店裏，看到一本丁某所著的『嘉慶君遊臺灣』的書，從黃棟獻麻豆文旦開始，描述嘉慶君作太子的時候，因欣賞文旦而來遊臺灣，到過鹿港、彰化一帶，並在臺南附近交結了幾位知心朋友，後來因父皇老病，匆匆趕回京師接受大位的故事。這真是齊東野語，毫無根據。」又謂：「嘉慶帝未即位以前，是和其他兄弟一樣，同為『親王』，並沒有被冊立為皇太子，當時父皇（乾隆帝）年已八十，時時有老病而死的可能，親王皇子們誰都在迫切的等待『未來命運』的揭曉——誰是皇位的繼承人？那有餘暇為著文旦好吃而遠離京師來遊臺灣呢？這一民間傳說的由來，真不曉得是何所自來了。」（註一）吳氏為清史專家，據此，嘉慶遊臺傳說實為虛構的齊東野語，是毫無疑問的。不過，各地傳說紛紜

，父老言之鑿鑿，因而深信不疑者，也大有人在。幾年前，彰化地區高中聯考，歷史試題曾有選擇題，請考生選出到過臺灣的歷史人物，結果鹿港籍考生，頗多選「嘉慶君」者，便是受傳說的影響有以致之。（註二）

筆者籍隸竹山，其地為嘉慶遊臺傳說的重要據點之一，自髫齡受學，即開始接觸到各種相關傳說，及長因耽溺鄉土史蹟，對此傳說仍極感興趣，平日讀書之餘，輒留意蒐羅，其間並曾試圖解析其真相，惟皆不了了之。近日得暇，乃就傳說的起源及其演變影響，重加考稽，爰草成此篇，懇盼博學先進，不吝指正！

二、傳說的分佈

嘉慶遊臺之說，早年只是口碑相承，流傳於臺灣中南部各地，至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，始有人撫取這些傳說，寫成小說「嘉慶君遊臺灣」，通行坊間。劉枝萬先生曾論及此書，謂：「故事雖屬荒唐無稽，該傳說恐由來已久，除一些潤色，與筆者就地採訪所得相符，並非編書者憑空捏造的。」（註三）而筆者亦曾作過廣泛的蒐訪，發現早在清代，臺灣民間就有此傳說，因此可知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，除小部份情節及人物出自杜撰外，其他則可視為光復以前嘉慶遊臺傳說的總集，爰就該書所記，表列嘉慶遊臺故事如次：

地點	傳說內容	回目
臺灣府城 (今臺南市)	①太子偕隨從王發、李勇參視龍舟競賽，失竊行李，經老人指點，至普濟宮求神，得一失物人影在「籤詩中，並宿廟中。是夜即擒獲竊賊於廟中，乃以神靈顯赫，將普濟宮改名普濟殿，以作紀念。」(註四) ②往遊普濟宮前的十八洞，途中誤陷泥中，得牽牛車壯士黃強相救，並接受招待，後修書與地方官，提攜黃強管理四城牛車。(註五) ③遊赤嵌樓、孔子廟、關帝廟，在關帝廟前結識賣藝勇漢，即朴子脚人王百祿。(註六)	第二、四回
大樹腳 (今高雄縣大樹鄉)	①遭土豪率眾圍攻，土豪不敵，報守備官，將太子及李勇擒拿，押至公堂，當差役將用刑時，守備忽全身疼痛，遂喝止差役，暫禁牢內。是夜，王百祿經王發求救，單刀潛入衙中，救出太子，太子感激，乃與王義結金蘭。(註七)	第五回
大目降 (今臺南縣新化鎮)	①因打抱不平，太子為土豪所擒，旋經王百祿救出，土豪送官法辦。(註八)	第六回
將軍莊 (今臺南縣將軍鄉)	①遇西北雨，太子避雨於路旁書房，受巫師招待，風目魚。 ②經巫師導遊北門嶼、鯤鯓等地，夜宿墾中。(註九)	第七回
柳營 (今臺南縣柳營鄉)	①太子訪王百祿，不遇。(註一〇)	第七回
北港街 (今雲林縣北港鎮)	①參拜媽祖廟。 ②入義興酒家尋歡。 ③遊義民廟，因逢該廟祭典，領字留念，並聞知其沿革為土匪來襲，地方組織義軍一百零八名，某日得勝，正暢飲慶功之際，狗忽大吠，並	第八回

朴仔脚 (今嘉義縣朴子鎮)	①逢中元節，在媽祖廟前，看「搶孤」，遭夕途偷襲。並結識壯士二人，後修書給諸羅縣武營，拔擢任職。(註十二)	第九回
麻豆 (今臺南縣麻豆鎮)	①摘食文旦柚惹事，為園主所摘，旋經王百祿救出。(註十三)	第一〇回
諸羅縣城 (今嘉義市)	①途中在福德廟口，誅調戲女子的歹徒。 ②賊黨圍城，協助武營殲敵，並婉拒縣主饋贈。(註十四)	第一一回
林圯埔 (今南投縣竹山鎮)	①借宿山區，受老丈招待土產紅蕃薯，稱讚不已。翌日，至蕃薯園大解好食，為大條蕃薯所觸，乃曰：「蕃薯坵，蕃薯坵，不必大條。」自此以後，林圯埔蕃薯俱較他處產者小。 ②擬往看梳妝穴，因聞老丈言梳妝穴美人皆日落梳妝，乃曰：「日落梳妝，乃賤人也，何足稀奇。」(註十五)	第二二回
彰化縣城及近郊 (包括今彰化縣彰化市、花壇鄉、社頭鄉、鹿港鎮、芬園鄉)	①遊清水巖，題字留念。 ②至白沙坑，遊虎山巖，亦題字留念。 ③借宿法水巖，又題字留念。 ④遊八卦山，至八卦亭。夜宿縣城內客棧。並往酒館惹事，被擒，遇縣官識破身份，被釋放，宿縣衙內。 ⑤至茄老莊，遊柴梳巖，以其名不雅馴，改題為「寶藏寺」，並夜宿該寺。(註十六)	第二三、二四、二五回
鹿港 (今彰化縣鹿港鎮)	①遊龍山寺，題字留念。 ②遊「日茂埕」，訪主人林品，林品正忙於整理租項，以出外未回為由，僅請家人以禮款待，夜宿書軒。	第一六回

翌日，家人捧早飯欲入，忽見其隨從捧面盆跪於前侍候洗臉。家人見之大驚，急稟報林品，林品聞言，暗想此人必是王親國戚，乃心生一計，即足穿草鞋，手執雨傘，將兩成出外模樣，由後門往田岸，將兩洗脚，以泥土，再回家中，令人捧水感動。而林品見此品如此勤勉，甚為感激。而林品從此亦奉太子為上賓，殷勤招待。未幾，太子乃由鹿港內渡，回朝登基。日茂堤受封，建造「太子樓」。(註十七)

由右表所列，可知南起高雄，北迄鹿港，均有嘉慶遊臺傳說的流傳，這些地點正好是清代臺灣設縣最早的四個縣（包括臺灣、鳳山、諸羅、彰化等縣）所轄。不過，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的編者，可能蒐羅未週，或牽就書中情節，致各地仍有許多光復以前就已存在的傳說遭到遺漏，爰就筆者蒐羅所得者，臚列如下：

(一) 嘉義東門福德祠

嘉義東門福德祠，一名東安宮，在嘉義市公明路，即往時嘉義縣城東門內，據林金石撰「嘉邑東安宮沿革」有云：「清朝高宗帝（乾隆）太子嘉慶君遊臺時，宿宮數夜，回朝奏乾隆帝。乾隆四十七年勅封加冠，所以他地福德正神無戴冠帽，只有諸羅縣東安宮福德正神戴冠帽」。(註十八)

(二) 六脚鄉榕樹王

榕樹王，在嘉義縣六脚鄉蒜東村轄之「榕樹王莊」，民間相傳嘉慶君遊臺時，經由此地，見榕樹特大，因封之曰「榕樹王」，莊遂名之。(註十九)

(三) 金湖港

金湖港，舊名下湖港，在雲林縣口湖鄉，其得名的原因，據曾人口先生採錄當地傳說謂：「在滿清嘉慶年間，清仁宗嘉慶來臺觀察風俗、地理、民情，曾由下湖港經過，當時臺灣海峽風浪大作，將船駛進樹荅湖港避風，船至港內，水平如鏡，喜其為天然避風港，乃賜名金湖」。(註二十)

(四) 林圯埔

林圯埔，即今南投縣竹山鎮，當地有關嘉慶傳說頗多，除前引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者外，另據陳哲三先生採訪所得，云：「照鏡山，即江西林山，山背為坪頂埔，對山為東埔蚋，古人盛稱美人多出東埔蚋。乾隆間，嘉慶君路過此地，欲試婦女是否貞淑，問一美女說：『此地婦女是日出梳粧，抑或日落梳粧？』美女笑而不答。適有一耳聾村老至，以為嘉慶君問『日出西山抑日落西山』，遂代答以『日落西山』。因其口音不清，嘉慶君誤聽為『日落梳粧』，即說：『可惜！可惜！日出梳粧出貴人，日落梳粧出賤人』，此後此地美女遂少而不貴。」又云：「傳說嘉慶君為太子時，遊經竹山，以貪玩錯過旅店，乃借住於江西林一農家，農夫無可招待，乃煮蕃薯招待客人，嘉慶大為讚賞，說：『此薯不大，甜美異常，可見好吃不必大。』因君主之口靈驗無比，此後甘地蕃薯永遠長不大，而味道則冠全省」。(註二十一)另據「臺中史」引述前竹山區長林桂山所聞，記云：「仁宗化裝書生……抵達竹山，由地保引見一女子，千嬌百媚。這位美嬌娘殷勤款待嘉慶君。翌晨起床梳粧……帝問鏡後是何

山？那女子說：山下種的是紅蕃薯，帝順口道：那麼就叫它照鏡山吧！」（註二十二）

另據已故的前竹山鎮長張庚申先生聞之耆老的傳說，略謂：嘉慶君來遊林圯埔，曾遇危難，適有紅燈一盞導引，遂化險為夷，以為係連興宮媽祖顯靈。回朝登基後，御賜匾額給連興宮，詎料欽差大人在笨港（北港）上陸後，得悉林圯埔路程尚遙，而笨港亦有媽祖廟，乃以同是媽祖為由，就地掛匾而返。（註二十三）

（五）大里杙涼傘樹王公

涼傘樹王公，在今臺中縣大里鄉樹王村，為一棵直徑丈許的茄苳樹，枝葉繁茂恰如傘狀，據「臺中史」轉引「臺中縣要覽」的記載，云：「乾隆四十五年，清皇太子嘉慶君來臺，太子及文武官員路過大里，在該樹下休息，被匪襲擊，正陷千鈞一髮之際，突由樹梢降下一紅衣異人力退匪眾。清帝聞之，封樹王公。」（註二十四）

（六）鐵砧山

鐵砧山，在臺中縣大甲鎮。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整地重建國姓王廟，而發現一座嘉慶辛未年建造的空墓，俗稱「蔭堆」。當時的臺中縣文獻委員陳財福曾推論：「清嘉慶辛未年，帝遊臺灣，曾派地理師往鐵砧山勘察，此座蔭堆，可能即為是時所建。」（註二十五）

（七）大安港

大安港，在臺中縣大安鄉。當地父老相傳，嘉慶乘船至附近海面時，風浪大作，驚險萬狀，忽見八盞紅燈導引，遂

安然駛入港內，上岸後，賜名為大安港。此說在臺中縣大甲、大安、外埔等海線地區，流傳甚廣。（註二十六）

（八）田中央乾德宮

乾德宮，在彰化縣田中鎮市區。相傳嘉慶君曾過此廟參拜，後登基御賜匾額。（註二十七）

（九）和美線月眉潭

月眉潭，故址在今彰化縣和美鎮月眉里，為乾隆間彰化縣的名勝之一，曾以「眉潭秋月」，列於彰化古八景。民間相傳，嘉慶君至彰化城時，亦曾至月眉潭遊覽。（註二十八）

（十）打貓大士爺廟

大士爺廟，名慈濟寺，在嘉義縣民雄鄉，即往時打貓南堡。所祀大士爺，為一面目猙獰惡鬼形像，因其頭部立有一小型觀音像，故名。民間相傳大士爺之名，係起源於嘉慶遊臺時所勅封，近年所修「嘉義縣志」錄有此一傳說，有云：「傳聞乾隆年間……（漳泉人）演出一場惡鬧，雙方死傷甚眾，事後協議，乃以普渡方式，舉行祭典。……未幾，儲君嘉慶遊臺，曾於打貓閱筆架山，曰：『有豎筆架出帝王，倒筆架出大士』。言畢，彷彿一大士跪謝聖恩，乃尊其名曰大士爺。」（註二十九）

三、傳說的起源

嘉慶遊臺傳說發生的年代，民間說法不一，較早者，有作乾隆四十五年（一七八〇），亦有作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

八二），因傳說本身就是子虛烏有，當然這些年代也必定是後人所妄擬，不可置信。茲就傳說所言嘉慶會遊北港義民祠一事而論，其傳說發生的年代，當在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林爽文案平定之後。此由「嘉慶遊臺灣」書中所記，義民祠係奉祀一百零八名義民及狗一隻，可知即指今雲林縣北港鎮的義民祠而言，考「雲林縣採訪冊」大槓榔東堡云：「旌義亭，在（北港）街中。乾隆五十二年，林爽文圍嘉義，擾及北港，紳民結壘自固，屢挫其鋒。五月三十日，賊設伏陷壘，遇害者百有八人。事聞，純廟御書『旌義』二字以賜，紳民敬謹鈎摹，建亭誌感，即其後為義民祠，祀死事諸人」。〔註二十九〕

傳說起源雖早，惟只靠口碑流傳，缺乏文字記載，遲至日據初期，始有署名「崎雲」者，在「蔡新逸事」文中記云：「……乾隆數次南巡，游幸江南，太子即嘉慶，亦出宮微行，駕下泉州，即過往漳浦，幸蔡新家。蔡新每陪駕，出遊勝地，家人不解，竊竊私議，以為一少年公子耳，吾相國官高望重，年紀又大，何其畢恭乃爾？豈不自貶身價。及太子去後，始稍稍與家人言之，謂此人乃當今太子，出京私游者，家人大悔，謂肉眼無福瞻仰，且怪其不肯先為言明，一失此機會也。太子至廈門，即乘舟泛海，至臺南及嘉義，賞識海外風光。故老相傳，謂臺灣城樓得建太子亭，即由於此，是亦臺灣之光榮也。」〔註三十〕其次，嘉義賴惠川「重九登太子樓」詩，則自注云：「樓為前清嘉義東門城樓也。聞某東宮曾蒞斯樓，故其構悉倣宮式。」〔註三十一〕按「崎雲」其人，似為臺南廩生趙雲石的別號，趙生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二月，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，年十六入泮，十三年

（一八八七）成廩生。〔註三十二〕而賴惠川名尙益，嘉義城內人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生。〔註三十三〕由於兩人俱出生清代，且聞之「故老相傳」，足證嘉慶遊臺傳說，早在割臺之前，就已傳遍全臺各地。又即使署名「崎雲」者，非趙雲石字號，而觀其在「三六九小報」各號「史遺」專欄所記臺南歷史掌故極詳，則其人定為臺南籍的清末科學人物，故仍不影響此一推斷。總之，嘉慶遊臺之說，清末臺灣各地已流傳甚廣，是可以確定的。

清代的官方檔案或私家著述，固然毫無嘉慶遊臺的記載，但由其流傳廣泛的程度來看，當非空穴來風。目前所見傳說的起源論證，主要為影射福康安說，按福康安相傳為乾隆帝私生子，野史言之鑿鑿，據孫甄明「清史述聞」有云：「福康安不過名相傳恒之子，竟能得弘曆寵信，專闖出征者二十年，官至大學士、雲貴總督，先封貝子，死贈郡王。其故安在？或云：傳恒之妻，孝賢皇后嫂也。以椒房戚，得入宮掖。弘曆乘閒逼幸之，傳恒妻不敢拒，遂有娠。未幾，生一男，即福康安也。傳恒凡四子，其三子皆向主為額駙，寵眷反不及福康安，其故可想見矣。」〔註三十四〕且渠曾於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十二月，即林爽文退入小半天山之後，駐紮大營於東埔臘（今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）、大半天等處近山要路，並分派部將分紮各近山隘口，嚴密堵截，至十九日攻克小半天山。仍與海蘭察回駐東埔臘，至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為止。〔註三十五〕

因此，陳哲三先生遂認為「福康安駐軍竹山之時間，約在一個半至二個月間……而福康安以陝甘總督拜大將軍，其儀衛之盛，在野老村童眼中，則非皇帝必太子也。是時皇帝

年已老邁，則非太子莫屬矣，此正是嘉慶君遊竹山吃甘薯之所依附。」（註三十六）

此外，另有指嘉慶遊臺傳說，係影射「其他大官」者，如曾人口先生撰述「下湖港又名金湖港」時，附有按語云：「嘉慶來臺灣，欠史實依據，或為其他大官抵臺之誤。」

（註三十七）此因該地缺乏福康安駐軍事蹟可資附託，遂不得不如此解釋。以上二說，前者雖有若干竹山地區史實作為依據，但却不能放諸全臺而皆準，更何況福康安係奉命率領大軍征剿，戎馬倥傯，絕不可能有微服出遊的閒情雅興，故此說仍覺牽強。至於後者，只是憑空臆測，毫無史實依據，則更等而下之矣。

嘉慶固無遊臺的可能，而所謂影射福康安或其他大官之說，也無法成立，但就其流傳廣泛的程度而言，則又似乎出自某種事務的誘導及轉化，以致形成目前傳說。筆者經仔細鉤稽，始赫然發現傳說中的「太子樓」，即為解開嘉慶遊臺傳說之謎的關鍵。

據前引「崎雲」所撰「記蔡新逸事」，可知割臺以前臺灣府城的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城樓，就有「太子亭」之稱。又據前引賴惠川「重九登太子樓」詩注，可知嘉義縣城四門城樓，亦有「太子樓」之稱，考「嘉義縣志」云：「太子樓，樓原建於東門城樓上，後移今處。相傳仁宗嘉慶為儲君時，曾於乾隆末年蒞嘉駐蹕處，文獻無徵，惟傳聞如是。」（註三十九）又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，亦提及太子回朝登基，即派遣王百祿至鹿港，勅封林品在日茂埕建太子樓。據「臺中外史」云：「嘉慶回朝登基，封其宅稱太子樓，年深月久，該樓不復昔日富麗，原跡尚留。……太子樓昔日門窗九

十九扇，人人皆知。」（註四十）

臺南、嘉義、鹿港三處的太子樓，均牽涉到嘉慶遊臺傳說，但證以文獻史料，已可確定嘉慶毫無遊臺的可能性，那麼所謂太子樓係出自嘉慶勅封一事，顯然是附會之詞，令人難以置信。

太子樓既與嘉慶無涉，何以民間會不約而同的出現此一名稱？筆者早年曾聞彰化市耆宿賴熾昌先生（前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委員，已故）謂：凡大樓之上，另建一突出的小閣樓，臺灣民間俗稱為太子樓。據此可知所謂太子樓，不過是臺灣民間約定成俗的一種建築名詞而已，太子樓即隱寓樓上小樓之意，以別於整棟的大樓，故至今建築設計師在繪製建築物平面圖時，凡有樓上的小閣樓，均標明為「太子樓」，即使是工廠屋頂搭鐵架、蓋石棉瓦的通風閣樓也是如此。（註四十二）此與「女兒牆」一詞的用法相同，按女兒牆原指城牆上面呈凹凸形的小牆，據辭書的解釋：「言其卑小比之於城」，古人詩中屢屢見之，而現代建築師，在平面圖中仍以「女兒牆」來標識大樓上的小牆。鹿港太子樓因無照片留存，形狀已難查考外，臺灣府城與嘉義縣城的太子樓（即四門城樓），多有舊照片傳世（註四十二），由照片中可得知兩者確為兩層式的閣樓建築，故民間遂俗稱為太子樓。

再就臺南、嘉義、鹿港三地的太子樓建築年代論之，臺灣府城初建於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二），疊經興修，余文儀「續修臺灣府志」云：「臺灣府城：雍正元年，臺灣縣知縣周鍾瑄創建，以木柵為城，同二千一百四十七丈，設東、西、南、北大門四，東、南、北小門三。雍正十一年，周植菊竹。乾隆元年，易七門以石，雉堞釘鐵皮，樓護女牆，為窩鋪十有五。二十三年，木柵缺壞，同知攝縣事宋清源重修。二

十四年，知縣夏瑚於新竹外更植綠珊瑚，環護木柵。」（註四十三）這是乾隆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）以前的情形。由此可知府城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城樓的建築，始於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，與東、南、北小門同時興工，當時的城樓形式，據該志所附臺灣縣圖，可知僅爲一層的普通建築（註四十四），並非後來的太子樓式，這種形式一直維持到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即林爽文之變後重建臺灣府城，始告結束。

乾隆五十三年，林爽文之變既平，清廷鑑於府城地位重要，乃作澈底的變革，其中東、南、北三面仍在舊基重建，「臺灣采訪冊」記之甚詳，有云：「（乾隆）五十三年，逆匪林爽文伏誅，臺灣已定，奉旨改建磚石城垣，以資捍禦，維時欽差大學士公福康安、工部侍郎德成、福建巡撫徐嗣曾履勘舊基形勢，僉同籌度。以臺地磚石之需，難於運致，惟築土爲城，最宜地利。奏入，詔報可，於是東、南、北三面，悉照舊基修築，惟西面近海，內縮一百五十餘丈。……大東門（名曰迎春門）、小東門、大南門（名曰寧南門）、小南門、大西門（名曰鎮海門）、小西門（名曰靖波門）、大北門（名曰拱辰門）、小北門（名曰鎮北門）共八門，皆有樓焉（其大門樓四座，每座三間，中間寬一丈五尺，兩邊間寬八尺，深一丈，外周圍廊各深三尺。其小門樓……經始於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，竣於五十六年四月十一日）。」（註四十五）此次改建的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城樓，即採取兩層閣樓的形式，四小門樓則仍保留舊式單層，此由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「續修臺灣縣志」所附城池圖可得印證（註四十六），直到日據初期，並未改變，也就是目前舊照片所見的太子樓形式。光復後，部分城樓倒塌。近年，已依原式

重建。

其次，略述嘉義縣城。嘉義舊名諸羅，早年的縣城，也是因陋就簡，考康熙間「諸羅縣志」云：「諸羅自康熙二十三年，卜縣治於諸羅山，城未築。四十三年，奉文歸治，署縣宋永清、署參將徐進才、儒學丁必捷至山，定縣治，廣狹周圍六百四十八丈，環以木柵，設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，爲草樓以司啓閉。五十六年，知縣周鍾瑄重修。」（註四十七）

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，林爽文之變平定，諸羅賜名嘉義，縣城亦奉旨與府城同時改建。據「臺灣采訪冊」云：「查乾隆五十三年，逆匪林爽文蕩平後，曾奉諭旨：朕意臺灣郡城，爲根本之地，自應改建磚石城垣，以資捍禦。至嘉義一縣，朕因該處人民竭力守城，賜以新名，用示嘉獎，該處城垣亦應一律改建，或磚或石，務令堅固。……經公中堂福、工部侍郎德會議奏覆飭建。旋據該縣單去非於乾隆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通報興工，估建土城一座，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，除城樓座券臺外，城身通長七百四十四丈二尺，高一丈八尺，底厚二丈，頂厚一丈五尺。……並砌蓋城樓、座券臺、上城馬道及門樓、水洞等項。……至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五日，一律報竣完工。」（註四十八）此次興建的嘉義縣城四門城樓，民間也稱爲太子樓。日據初，嘉義城毀，僅東門城樓移建於嘉義公園側，餘均無存。光復初，官派市長密汝齊以嘉義縣城曾經王得祿重修，乃逕改稱東門城樓爲「太子樓」（一名王樓）。此舉，頗令嘉義耆老非議，賴惠川詩注云：「嘉義城樓，皇宮式，名太子樓，聞某東宮曾蒞城下故名。今築於嘉義公園入口，東門太子樓也。光復後某某擅改稱王樓，三百年古蹟，忍於湮滅，殊爲可惜，稱太子樓，

不為嘉義辱，改為王樓，不為嘉義榮，何贊成者之不思也。
「民國六十年十二月，以年久失修，舊材腐朽，縣長黃老達遂予拆除，另建鋼筋水泥二層樓閣於公園內，古趣盡失。」（註四十九）

至於鹿港太子樓，係民間私建，故未見於舊志記載，由民間傳說的時代背景（即乾隆末年）來看，所謂「日茂埕林品」者，當指林振嵩而言。按林振嵩為乾隆末年鹿港著名富紳，設有日茂行，為泉郊的領袖人物，林爽文變起，曾以軍功獲獎，道光周璽《彰化縣志》有傳云：「林振嵩，號毅圃，泉州永寧衛人；因治生計遠賈臺陽，寄籍鹿港。乾隆丙午，會匪林爽文煽亂，未十日，連陷彰化縣治，及淡水、諸羅。明年，天子命提督任承恩師討之。時振嵩率男文會、文濬及侄文湊已倡義恢復鹿港。任公慮軍需未繼，振嵩即傾貲助餉，共白金五千。又自備糧糧，招募義勇，隨軍前導，克復縣城擒賊。任公贈匾曰『建奇勳』。……丁未夏，天子命大將軍福侯統兵進剿，振嵩又同子侄率鄉兵為導，摧鋒入陣。北路平，侯為敘功請賞，振嵩父子三人，皆以監生加六品職。」（註五十）列傳中雖未提及太子樓的建造，以常理度之，當亦建於乾隆末年獲賞六品職銜之後。

從以上所列史實來看，即可發現臺南、嘉義、鹿港三地的太子樓，建造的時間俱為乾隆末年，且又涉及嘉慶遊臺傳說。再證以上述太子樓為臺灣民間對兩層小閣樓的俗稱，那麼所謂嘉慶遊臺傳說的起源，也就昭然若揭矣。鄙意認為必先有乾隆末年建造兩層閣樓式的城樓或私宅，民間俗稱太子樓，日久原義漸失。繼而民間乃望文生義，以為既名太子樓，必因太子過此而得名，而樓既建於乾隆末年，則太子自非

繼位的嘉慶莫屬，是為嘉慶遊臺傳說的濫觴，此後各地能附會地方史實者，則附會之，地方無史實可資附會者，則創造之，終至演變成目前繪聲繪影的情形。

由太子樓名稱的誤導，而轉化成嘉慶遊臺傳說，除上文所作的推論外，筆者另找到三件與嘉慶無關的太子樓掌故或史料，來支持此一論點，茲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臺中劉姓習俗——臺中豐原市近郊社口，劉姓為當地大族，俱為清末例貢生劉振火之後，「臺中史」曾引述其裔劉丙丁的說法，稱其祖先為劉邦之後，一脈傳至廣東饒平，再東遷至臺灣揀東上堡社口莊。由於該族淵源自漢高祖劉邦，故祖先留有兩條特殊的習俗，一是禁與王姓通婚，此因王莽篡漢十八年的緣故。一是凡族人辦喪事，要燒一座紙糊「太子樓」，此恐與其帝王之後的身份有關（註五十二）。

（二）洪機築太子樓——同治元年三月（一八六二），彰化八卦會黨戴潮春起事，攻破縣城。五月，林日成亦入踞彰化城，其間曾發生北勢浦洪機拆彰化縣衙杉木蓋太子樓事，據吳德功《戴施兩案紀略》云：「洪機素與戴、林二逆善，出入彰化，威勢赫赫，拆彰化縣衙杉木以蓋『太子樓』，輪奐巍峩，丹雘工緻。」（註五十三）按洪機係彰化北投堡新莊（今草屯鎮新莊里）人，後移居北勢浦（今草屯鎮北勢里）。世業農，為殷戶，族大勢強。戴萬生之變，與其三兄璠亦豎旗響應，自稱「北王總制大元帥」。（註五十三）由其家世及

事蹟來看，洪機本身起兵抗清，並稱王稱帥，均與乃父無關，自不可能自認具有太子身份，其蓋太子樓的主要動機，顯然只是貪圖彰化縣衙上好杉木而已。至於太子樓之名，誠如上文所述，只是兩層閣樓的俗稱，並無特殊意義。

(三) 彰化縣署太子樓——彰化八卦山大佛前九龍池下方，建有一「合作亭」(亭為某合作社捐贈，故名)，合作亭稍旁，近登山步道處，在光復初尚建有一「太子樓」，彰化市老一輩者，人人皆知。後因該樓上層常有人上吊自殺，乃予拆除，而在樓址旁另建普通的涼亭(即合作亭)。據彰化市民族路吳華棟先生口碑，八卦山太子樓原在彰化縣署內，一名梳粧樓，本為署內官眷梳粧處所。彰化縣署址在今城中街一帶，光復後曾設衛生局於此，後衛生局他遷，乃將土地標售，建為店舖。日據時，拆縣署，改建小學校，當時除將署內所祀媽祖神像移至內媽祖廟外，另將署內太子樓遷至八卦山。仍依原式重建，據吳華棟先生回憶，樓為雙層，樓頂為燕尾，外觀頗似涼亭，但却四面俱牆。

就上述臺中燒紙糊太子樓掌故，以及草屯、彰化所出現的兩座太子樓，俱與嘉慶遊臺傳說無關而言，即可證實太子樓原為臺灣民間對兩層閣樓的俗稱，而衍生為嘉慶遊臺傳說。

四、傳說的演變

我國歷史悠久，幅員廣大，因此自古以來，各地遂產生許多婦孺皆知，卻缺乏史實根據的傳說，甚至偽託遺蹟，令人撲朔迷離，真假莫辨。時地俱遠者，姑且不論，即以鄭成功而言，南起高雄，北迄基隆，均有相關的傳說與遺蹟，是為一例。

嘉慶遊臺之說，流傳年代既久，各地人士為一沾帝王光彩，輒結合當地人物事蹟、軼聞、名勝古蹟、物產，或其他天然物而附會之，村夫野老讀書不多，見聞未廣，遂多深信不疑。莊芳榮先生認為「臺灣南部所傳『嘉慶君遊臺灣』等傳說，顯以福建民間所傳正德遊福建為藍本，改頭換面重修編織而成。」(註五十四)其實，嘉慶遊臺傳說的形成，自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，先有傳說，後有小說，小說不過將各地傳說稍加整理、連貫而已，絕非正德遊福建故事的改頭換面，因此劉枝萬先生早年就已指出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「與筆者就地採訪所得者相符，並非編書者憑空捏造的。」(註五十五)筆者不文，爰就傳說內容(以小說所載為主)，探其起源，辨其謬誤，俾就教於同好。茲臚列如次：

(一) 黃棟獻文且柚

嘉慶遊臺的動機，相傳係因在京偶食黃棟所獻的麻豆文且柚而起，據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的記載，略謂嘉慶為太子時，每日携僕二人微服出遊，至東城遇一臭頭者食文且柚，乃好奇趨前問之，臭頭者即請試食，並告以文且產自臺灣麻豆。太子又問其姓名、身世，知其名為黃棟，自幼父母雙亡，不堪舅母虐待，而離家為人挑行李，因遇舉子進京應試，亦隨之抵京。後太子感念黃棟贈文且之情，且見其生活困

苦，思加提拔，乃寫信與黃棟，囑其持往吏部，吏部官必開中門迎接。黃棟依言而往，吏部官果然開中門以迎，吏部官見黃棟面貌不揚，但礙於太子情面，又不得不加以重用，甚以爲難，乃心生一計，令差役將庫藏大小官印搬出，任其選擇。黃棟自謙，選一小印，不意竟是禮部尚書之印，吏部官以爲其人甚有眼光，乃改名爲黃國棟，並收爲門生，後提拔封官，衣錦還鄉。（註五十六）

類似黃棟因獻文且袖而得官的奇遇，歷代筆記小說不乏記載，日據間「三六九小報」曾揭載崎雲「得君奇遇」一文，列舉雍正、乾隆、道光、同治諸帝微服私游而拔擢窮漢事，其中有關道光者，略謂道光出獵，救一意圖上吊自盡士子，詢其故，知其得一小官，進京詮選，數年未能補缺，因典當俱盡，以至於此，道光乃就懷中取出一白玉鼻烟壺，交與士子，命其持往吏部大堂，便有人招呼，不怕沒差使。此士子接玉壺半信半疑，便趕往吏部大堂，但因穿得一身破敗舊袍襖，故一般差役，以爲是瘋人，上前攔住，不放其進去。士子大嚷，驚動堂官，派人來問，仍堅持要見堂官，堂官無奈，只得親自出來一問，士子即將玉壺呈上，堂官亦摸不著頭腦，便送與尚書看，尚書爲滿人毓朗，認得是皇上隨身御用物，忙排香案，供在大堂上，倒身跪拜，始傳士子入內，問其情由，士子一一告知，尚書始明言其所遇者，即是當今皇上，士子聞言慌忙跪地，叩頭無數。尚書扶起，問其所欲，言想做湖北黃陂縣有年，尚書即命堂官寫札，委任黃陂縣，即日上任。（註五十七）黃棟得官奇遇，似爲嘉慶遊臺傳說結合野史而衍生物，黃棟則爲虛構的人物。

（二）「王百祿」事蹟

嘉慶遊臺傳說中，在人物方面，應以嘉義王得祿爲代表，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，寫作「王百祿」，此當係得祿字百適，且「得」、「百」二字閩音近似的緣故。「嘉慶君遊臺灣」書中，王得祿爲一重要的主角人物，從臺南結識太子開始，北至彰化，沿途屢次救駕，最後受封爲欽差大人，衣錦還鄉。其實，王得祿得以官至提督，完全靠其出生入死，歷經林爽文、陳周全、蔡牽等役戰功而得，絕非如傳說所稱與嘉慶義結金蘭的緣故。連橫「臺灣通史」有其傳記，茲節錄如下：

「王得祿，字百適，號玉峰。……年十五，入武庠，乾隆五十一年冬，林爽文起事，陷諸羅，得祿走府城乞師，遂募義勇五百以待。五十二年十一月，大將軍福康安復諸羅，從戰有功，隨攻大里杙，躍馬先渡，後軍繼之，遂破堅壘，爽文竄內山，命隸汀州鎮總兵普吉保麾下。及平，賞戴花翎，以千總實缺用。六十年，補督標右營。陳周全之變，隨閩浙總督伍拉茲入臺，事畢而去。當是時閩粵海上多盜，而蔡牽、朱濆爲之魁。……嘉慶五年，（李）長庚爲福建水師提督，一意剿盜，而得祿與邱良功爲之輔。……時有殺獲，以功晉級。九年十一月，護澎湖水師副將。……（十一年二月）長庚及得祿追之不及，詔革頂戴。三月，將軍賽冲阿渡臺，仍命剿堵。五月，牽復泊鹿耳門，賽冲阿令得祿率兵船十二、小澎船二十出戰，與福寧鎮總兵張見陞內外合攻。……牽敗去，詔加總兵銜。十二年春正月，會浙江提督李長庚

剿牽於粵洋頗斬獲，嗣調南澳鎮總兵。……十二月，長庚追牽於黑水外洋，中礮殞。十三年春正月，詔任浙江提督，總統閩浙兵船。……六月，調福建水師提督。……十四年八月，會浙江提督邱良功剿牽於定海之魚山，牽勢已蹙。……自沉其舟，妻孥皆死。捷聞，詔封二等子爵，賞戴雙眼花翎。……道光元年春正月，調浙江提督，翌年六月，以病乞回籍。……七年八月，入覲，旋聞後，寄家廈門。已而嘉義張丙起事……助戰有功，詔加太子少保銜。……二十一年，英人之役，駐防澎湖，薨於防次，年七十有二，追贈伯爵，加太子太師銜，諡果毅，賜祭。」（註五十八）

傳中對王得祿的出身及經歷，均有詳細的交代，先以武生身份，募勇助戰，然後以軍功從基層的千總做起，終至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，按部就班，絕無倖致。傳說中所謂出身江湖賣藥拳師，因得遇嘉慶，終至獲封高官，當係附會之詞。

王得祿的得官封爵，既與嘉慶遊臺傳說無涉，何以臺灣民間仍言之鑿鑿？這點可能與其為有清一代臺籍人士官爵最高者有關，誠如莊芳榮先生所云：「清廷領有臺灣二百一十二年中，臺灣出生之人士，官位晉陞最高者，當為王得祿，因而民間視他為一種神秘人物，久而久之，終於以王得祿為主角，編排出一篇『嘉慶遊臺灣』之傳說」。（註五十九）

（三）遊臺南普濟宮

〔嘉慶君遊臺灣〕第二回，述及嘉慶主僕三人借宿臺南普濟宮，因乞籤詩請神明指示被竊行李下落，是晚即捕獲竊

賊，乃將普濟宮改名普濟殿。其實臺南普濟宮之所以改名普濟殿，乃因明末寧靖王過此之故，據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所立「普濟殿重興碑記」有云：「曩者因王戾止，普濟名殿，原係普濟廟，寧靖王曾經此廟，將廟稱殿。實四境瞻依之地，罄群心皈依之誠，流澤所加，無感不應！」（註六十）此事流傳既久，竟混入嘉慶遊臺傳說，幸碑文尚在，足闢其謬。

（四）十八洞牛車壯士黃強

同前書第二回，又記有嘉慶往遊十八洞陷泥，遇牛車壯士黃強相救，黃強遂獲提携管理四城牛車事。按十八洞在今臺南市人和街普濟殿一帶，所謂「黃強」雖為虛構的人物，但稽之史料，十八洞確曾出過一位牛車壯士陳林每，因其乳名「喜西」，民間均以「牛車西」稱之。陳林每以朱一貴案軍功起家，官至惠州提督，嘉慶〔續修臺灣縣志〕有傳云：

「陳林每，邑人也。少貧，未嘗識字，為人駕牛以自給，牛止處輒取筆畫沙，作判押狀。或笑詰之，曰：吾他日為官，當解簽署耳。郡城多曠地，林每每過輒慷慨規度，計可作大宅處。一日，遇悍卒以橫逆加，怒與鬪；已而感憤去，應募入莆田伍籍，以平朱一貴功授把總，屢超擢，卒為臺灣總兵官。既蒞事，約束營伍，紀律甚嚴。守令入謁，必告以此土利弊。且曰：吾子侄犯法必痛懲，毋以我故示寬假也。素敬禮士大夫，德化進士王必昌來修邑志，不事干謁，林每輒以禮下之，致尊重焉。晚學學纂大書，作右軍鵝與梅魁字甚工，擢署惠州提督，卒於官。今鎮北坊居第猶存，蓋其所規度處云。」

(註六十一)

由於傳中有陳林每投軍助平朱一貴之變的記載，而朱一貴之變發生於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，足證其趕牛車事必早於是年，此為嘉慶遊臺傳說張冠李戴又一例證也。

其次，據睦明光短文「牛車西」記云：「牛車西……其在鎮北坊建有府第，佔地廣達半甲之譜，據說此為其當年駛牛車時所暗自規劃之地。此處又名十八洞，即現西區濟同里人和街一帶，人和街二巷三十五號有一舊屋，傳為當年巨宅的庫房，正屋今已不存。」（註六十二）可證「牛車西」陳林每確為十八洞人。

(五) 麻豆文旦柚

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，曾記有嘉慶至臺南麻豆摘食文旦柚，迨其即位後由王百祿命知府將每年文旦園內果實，查點寄上京城。知府又令差役，持公文書到麻豆交與園主，每年生產之數，皆要報告云云（註六十三），也是附會的結果。按麻豆柚的栽植，雖可溯自康熙四十一年（一七〇二），但當時只是普通柚子，並無突出之處，迨道光末年，因經改良，始風靡全臺，據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「臺南縣古蹟調查專冊」有云：「本縣麻豆文旦，遠在康熙四十一年，有安定鄉村民（當時稱鄭拐莊）黃灌其人者，由福建移植該鄉。所產之果，較之他地果味甘、汁多，此為文旦發祥地。至清道光末年，麻豆厝祖廟角（現在北勢里）郭藥（別號郭廷輝）分植數株於賣弄宅（郭藥之家園），數年後開花結果，較之安定出產果實，肉更柔、汁亦倍見豐富，經地方人士協議後，即命名為麻豆文旦，今日之有麻豆文旦，則自此始。嗣後果

農爭相栽植，產量大增，可運銷至全省，凡一嘗試，莫不交口稱讚。過去閩浙總督，曾以此名果獻貢清帝，從此麻豆文旦之名，遂風聞遠近」。（註六十四）

縣政府「調查專冊」所記者，疑信相參，大抵以道光末年郭某移植始有文旦較得其實。至於所謂康熙四十一年（一七〇二）已有「較之他地果味甘、汁多」的文旦一說，也是大有問題。考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「重修臺灣縣志」，記有「柚，實大而皮厚，味稍遜內地」。（註六十五）可見在此以前，今臺南縣境內，只有「實大而皮厚，味稍遜內地」的普通柚而已。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「續修臺灣縣志」則以「物產多移種於內地，書其盛產而功能遠及者與特佳者、異者，以罕珍者產不蕃而他處多有，與其所獨產而不堪品彙者皆不載。」（註六十六）為由，省略若干篇幅，故遂無產柚的記載，其原因不外乎「他處多有」或「不堪品彙」二種，正符「調查專冊」所記「今日之有麻豆文旦，則自此始（指道光末年）」之語。此外，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及翌年入臺灣府知府兼署臺灣道全卜年幕府的丁紹儀，在所著「東瀛識略」亦記有「『近』又有麻豆柚，獨嘉義縣屬麻豆堡有之。」（註六十七）由以上文獻史料，足證麻豆文旦始自道光末年，那麼所謂乾隆末年嘉慶至麻豆食文旦，則必然出自虛構矣。

至於傳說所謂每年生產之數，須經查點清楚，寄往京城之說，也是日據以後的事例。雖「調查專冊」也有「過去閩浙總督曾以此名果獻貢清廷」之語，但此恐為受傳說影響而產生的推測之詞，其實有清一代臺灣曾進貢過內廷的水果，只有番樣（即土生芒果）、西瓜兩種。康熙嘗過番樣之後，

硃批道：「知道了，番樣從來未見，故要看看，今已覽過，乃無用之物，再不必進。」（註六十八）而打了回票，故嚴格來說，臺灣進貢內廷的水果，只有西瓜一種而已，府縣舊志及私家著述，記載甚多，茲不多贅。麻豆文旦始終不曾進貢內廷，否則舊志必大書特書，以增光彩。

又據「調查專冊」的記載，麻豆郭家文旦果園，日據間被當局列為保護區，名稱凡三度更改，明治時期稱為「文旦祖木」，大正時期稱為「御用文旦」，昭和時期稱為「柑桔優良母樹文旦」，並加以特別管理、施肥、除蟲，遂成禁園，雖園主亦不許擅自採取處分，其產果全部獻給日皇。（註六十九）此即傳說所謂麻豆文旦每年須「查點寄上京城」、「生產之數，皆要報告」之所本。嘉慶遊麻豆食文旦傳說，既屬無稽，那麼所謂遊林圯埔食紅蕃薯一事，當亦如出一轍。

（六）「楊桂參」查究地理

〔嘉慶君遊臺灣〕一書，曾數度述及泉州地理師楊桂參至臺灣各地查究地理事。其間，曾到鹿港日茂埕林品宅，知為蝦穴所蔭，因而阻止漆匠漆上紅色旗桿，必須改漆青色，方為合宜。漆匠引見於林品，林品認為「江湖術士，只是要錢，何必深信？」乃置之不理，結果蝦穴遂敗，致家道中落。另又到嘉義王得祿宅，往觀其兄嫂墓，告知地靈甚好，處在蜈蚣穴，惜前有寺院敲鐘，不得安寧。王得祿乃往寺中，命齋衆爾後只許唸經，不准敲鐘，並將鐘墜下，用靴踢破。（註七十）至今鹿港、嘉慶人士，仍流傳有相關傳說。此外，前引傳說，也有嘉慶遊臺，曾遣地理師至大甲鐵砧山設置蔭堆的說法。

按所謂「泉州地理師楊桂參」者，應指楊桂森無疑，蓋「參」、「森」閩音相同也。楊桂森，確有其人，係雲南石屏州人，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己未科進士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授福建南平知縣。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正月，調任彰化。任內建樹甚多，如籌建縣城、移建豐盈倉、建定軍寨、修縣署、修豐樂亭、置聖廟禮樂器、重建明倫堂等。十七年（一八一二）二月，兼署北路理番同知，至翌年二月卸事，署任內曾捐建利濟橋、倡建王宮聖母廟。桂森曾巡行彰縣各地，至今中部各地仍流傳甚多「楊本縣敗地理」傳說。（註七十一）嘉慶遊臺傳說中，所涉及「楊桂參」或未指名「地理師」，便是與「楊本縣敗地理」傳說糾纏的結果。

（七）大盜紅菊花

〔嘉慶君遊臺灣〕一書，又述王得祿至臺北府，得知有綽號「紅菊花」的大盜，結黨景尾山中，每做案必置紅菊花一朵為記，武藝甚高，官兵屢捕不獲。王得祿乃以智取，即先買通所包藝妓，俟「紅菊花」夜歸，殷勤灌醉，遂被王得祿部屬所擒。（註七十二）按此故事以嘉慶登基初期為歷史背景，但却出現光緒年間才設置的臺北府名稱，可見也是出自附會。考〔臺灣通史〕勇士列傳記莊豫被捕事，頗為類似，有云：「莊豫，嘉義人，疏財仗義，為綠林豪，顧犯法，懸捕急，人多匿之，遂潛居梅仔坑山中。……光緒八年春正月，巡道劉璈移鎮，派兵數營，分防鹿麻產、斗六門、半天藜、埔尾等處，四路併進。又飭知府袁聞柝會師梅仔坑，蓋豫已集衆將舉事矣。官軍一至，豫早遁，而搜捕甚急，每至一地，不敢留，朝止而夜行，如是數月。一日，至所狎妓處，

妓飲之，醉就枕，偵者已入，豫欲起，毒酒不能興，探丸亦不得，蓋妓早受官賂也，至署自承，遂被戮。」（註七十三）此似爲「紅菊花」被捕故事所本。蓋不僅莊案發生於光緒間，正符臺北府設置的年代，且莊豫逃亡的方式，是「朝止而夜行，如是數月」，一連夜行數月，如往北竄，早已抵臺北府矣。

其次，就莊豫的結局論之，「臺灣通史」記之甚詳，以爲是「遂被戮」，事實上並非如此。莊豫，在官方文獻俱作莊芋，緝捕莊芋始末，詳載於劉璈「巡臺退思錄」，最後一次的緝捕行動，是在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二月，從此莊芋行踪成謎，未見於「巡臺退思錄」的記載。（註七十四）而另據劉銘傳「劉壯肅公奏議」所載「迭平土匪請獎官紳摺」的附片，可知莊芋在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，投入林朝棟的棟字營爲哨官，在營病歿。（註七十五）由莊芋真實的結局，則可證「臺灣通史」所記莊豫被捕情節，純屬傳聞之誤。據筆者的推測，極可能莊豫（芋）下落不明的這段時間，曾出現過在臺北妓家被捕、被戮的傳聞，連氏作傳，因未能肯定確在臺北，遂有「朝止而夜行，如是數月」的含糊寫法，既無時間，也無地點，由所行時間計之，則被捕地點又有在臺北的可能。結果，以訛傳訛，這段謠傳竟被移植於嘉慶遊臺傳說之中，而成爲王得祿「智擒紅菊花」的故事。

（八）民雄大士爺廟傳聞

前引「嘉義縣志」土地志，記有嘉慶勅封該縣民雄鄉大士爺的傳聞。按民雄鄉舊稱打貓南堡，其地頗盛祭祀大士爺的風俗，所謂大士爺，即一面目猙獰的惡鬼形狀，頭上踏一

觀音大士，各地普渡祭典中常見之。據「嘉義管內採訪冊」云：「七月一日，打貓頂街，自乾隆年間設此觀音大士，當其未設之先，迨七月一日起，每日下午陰風慘淡，撲人面目。嘗聞鬼聲啼哭，人人畏懼，戶戶驚惶。時有觀音大士屢次顯身，俾街中人共見之，高一丈餘，頭生雙角，身穿紅甲，青面獠牙，火炎舌舌，吐出一尺餘長，若見大士，陰風輒止，鬼聲皆息，人知大士足以壓鬼魂，由是衆街祈禱必應，街中衆舖戶公議，每歲七月一日，用紅緞塗大士像一身，奉祀壇中。」（註七十六）足見早年並未涉及嘉慶遊臺傳說，當是傳說盛行之後，憑空捏造的，時間約在日據中期以後。

以上所舉八例，上起康熙年間，下迄日據時期，史實俱在，而却都混入嘉慶遊臺傳說，使傳說如滾雪球般，越滾越大。其他若干傳說，則多屬杜撰，雖難以找到附會的確證，但據此而推，便不難想見傳說之荒謬矣。

五、傳說的影響

嘉慶遊臺傳說的起源既早，流傳的地區亦廣，百餘年間，民間深受其影響，遂產生凡有僞託或附會清代褒封事務，必稱「嘉慶君」的觀念。最早見諸文獻記載者，當推北港朝天宮的御筆匾額「神昭海表」，按「神昭海表」四字，係雍正四年（一七三九）頒賜，分懸湄州、廈門、臺灣三處，其後各地天后聖母廟多有摹刻（如鹿港、澎湖、新港、豐原、麥寮等地），北港朝天宮乃其中之一。（註七十七）惟北港所摹刻者，無璽文，而以「御筆」二小字代之，後人因受嘉慶遊臺傳說影響，遂誤此爲嘉慶所賜，「雲林縣採訪冊」大槪榔東堡有云：「天后宮，在街中。……前後蒙頒賜御書匾額

二方，現今鈎摹，敬謹懸掛。」「神昭海表匾，在天后宫，嘉慶間御賜。」（註七十八）且竹山地區也有該匾原係「嘉慶君」擬賜連興宮者，而欽差誤懸北港之說，可知清末即有將「神昭海表」匾附會於傳說之事，由於流傳甚廣，衆口一詞，即使連官方修志的採訪冊，也不免受其影響。

其次，嘉義城隍廟所懸「臺洋顯佑」，因年代久遠，璽文難識，竟有附會於嘉慶遊臺傳說者。據「嘉義縣志」土地志有云：「太子樓，原建於東門城樓上。……相傳仁宗嘉慶爲儲君時，曾於乾隆末年間，蒞嘉駐蹕處。……且嘉義城隍廟掛有嘉慶御筆匾額，想非妄捏。」（註七十九）所謂「嘉慶御筆匾額」，即指「臺洋顯佑」而言。其實，「臺洋顯佑」一匾，原係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戴潮春案時嘉義城隍屢著靈應，而獲清廷頒賜者。先是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，欽差大臣沈葆楨渡臺，嘉義紳民陳熙年等乃僉稟前署嘉義縣現任臺灣縣白鸞卿轉詳「伏懇奏請勅加封號」，沈葆楨乃於十二月初五日奏「請加封嘉義城隍神摺」。（註八十）光緒元年（一八六三），清廷遂「勅封福建臺灣嘉義縣綏靖城隍之神」。（註八十一）、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二月十七日，又以「神靈顯應，頒福建臺灣嘉義縣城隍廟匾額曰『臺洋顯佑』」。（註八十二）由上引史料，可知嘉義城隍廟「臺洋顯佑」匾額，絕非傳說中的「嘉慶御筆匾額」。

臺中縣大里鄉有「七將軍廟」，七將軍來歷，相傳係六位清代彰化縣衙捕快及一頭隨行靈犬。嘉慶年間，因公至今臺中縣霧峰柳仔浦附近辦案時，途經「番仔寮」，不幸遇「生番」出草殺人，六名捕快不敵殉職。隨行靈犬見主人被害

，立即奔回縣衙，縣太爺見其哀鳴不已，心知有異，便帶人隨靈犬前往，至「番仔寮」果然發現六名捕快屍體，而該靈犬見已將縣太爺帶到，便以頭撞石自殺。後來經縣太爺奏請「嘉慶君」勅封，於是將六人一狗一併追封爲「七將軍」，立碑建廟。（註八十三）按類似大里「七將軍廟」的情形，各地俱有（如南投亦有「七將軍廟」），也多冠以將軍名號，此爲習俗使然，並非出自朝廷勅封，蓋若爲朝廷勅封，則必有文獻可徵也。此當爲受嘉慶遊臺傳說的影響，有以致之。

彰化縣鹿港鎮龍山寺大殿後牆簷下，有墨書「大觀在上」四字，此本係一般佛教寺院匾額常見的用語，鄭喜夫、莊世宗「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」一書，不乏其例。因受鹿港日茂行所謂嘉慶御筆「大觀」匾額的影響（詳見下文），故竟有鹿港民衆認爲「大觀在上」四字，與「嘉慶君」遊龍山寺傳說有關者。（註八十四）此實望文生義，毫無根據。

雲林縣大埤鄉三山國王廟，有「熙朝柱石」匾額，係嘉慶間古物，早年因管理人員無知，將匾額充作門檻，因稍長，遂截去一段，致「石」字及下款無存，僅剩上款「嘉慶癸酉四月穀旦」及「熙朝柱」三字，近年廟方轉重視古物，乃取出整理，因見上款有「嘉慶」字樣，遂宣稱此係嘉慶御賜匾額云云。（註八十五）此即民間凡遇「嘉慶」字樣，即僞託爲「嘉慶君」的典型事例。

除上述因受傳說影響而誤認既有文物的事例外，甚至更出現配合傳說的建廟、立匾事。建廟一項，僅有南投縣竹山鎮「李勇廟」一例，立匾一項，則嘉義民雄、彰化芬園、田中、鹿港各有一例，茲分述如次：

(一) 竹山鎮「李勇廟」

「李勇廟」，原名保安宮，俗稱王爺廟，祀隨駕王爺。

址在竹山鎮延正里公正巷三〇號，即往時沙連堡江西林莊。位於濁水溪南岸，即竹山街東北郊。早年，境域約一百坪，基地僅六坪餘，係土角、木造平屋。其沿革據「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」云：「緣起於日據初，一九〇〇年（明治三十三年）四月，由該地陳秋猛首倡，就莊民募款二十元，並得居民自動幫助而建廟，供奉隨駕王爺。一九〇八年（明治四十一年）五月，再由陳秋猛主倡，募款五十元，增建拜亭，但爾後沿革不詳。祀神僅供隨駕王爺（鎮殿一尊）；所謂隨駕王爺者，相傳即林爽文之亂，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四日福康推進大營於該地（按：雲林縣採訪冊云：「江西林山，在縣東北二十八里。……聞乾隆中，福中堂平林爽文之亂，曾駐大營於山上，故老猶能道其營跡」），時有部將施某病卒（死亡日期相傳為七月十九日），葬於附近坪頂埔，居民稱為『隨駕王爺』，或竟附會於『嘉慶君遊臺灣』之傳說，以為係隨駕而來，病卒於此者，惟二說均以牽強湊合於地方史實或傳說者，固不足措信，想是三百六十進士中之施王爺亦未可知」。（註八十六）

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，王爺廟經鳩資重建，易名保賢宮，並立有匾額云：「嘉慶朝隨駕王爺。護國安民。太歲甲辰年仲秋月置」。六十年（一九七二），因受中華電視臺播出「嘉慶君與王得祿」連續劇的影響，一時香客激增，道路為塞。遂於翌年破土重建，宮殿巍峩，境域約一千六百餘坪。（註八十七）惟此次重建後，雖仍恢復保安宮原名，但

對外則宣稱為「李勇廟」（包括文宣資料及豎於集山路旁的兩處指示牌等），以致竹山地區民衆皆習稱「李勇廟」，而不知有保安宮矣。

光復以前，無論是竹山地區的民間傳說，或「嘉慶君遊臺灣」一書的記載，絕無所謂嘉慶隨從李勇殉難於坪頂埔（今建廟處）的說法。約光復初，始有王爺廟主神係李勇之說，其演變的過程，據陳哲三先生的調查：「我曾叩之於村中故老，故老言：數十年前（廟初建於一九〇〇年），坪頂人多疾病，有死者，乃赴松嶺求神指示，乩童言非邪魔作怪，是英靈求立廟血食（此正是鄉下人生病求神問卜之老習慣）。眾乃為立土角小廟於今址。又以乩童之指示，名之為保安宮，後又以乩童指示，改為保賢宮。當地人原不知神明姓名，乃訪之於林圯埔街仔尾某老者，始知主神係李勇。（吾疑此老人必先讀過「嘉慶君遊臺灣」），其廟已歷二次改建。……」（註八十八）惟此一調查，似有疏誤，即將訪「某老者」、「始知主神係李勇者」一事，述於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重建並改名保賢宮之後。而另據民國四十九年的「臺灣省寺廟教堂名稱、主神、地址調查表」，在保安宮條下「備考」欄，即已註明「主神係指李勇者」（註八十九），足見所稱「始知主神係李勇」的時間，必早於是年。

其次，證以稍後成書的「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」引述當地傳說，可知早期隨駕王爺信仰雖扯入嘉慶遊臺傳說，但也僅止於「病卒」而已，並非如目前流傳的「土番襲擊」護主殉難之說。考所謂李勇護主殉難之說的起源，實出自電視劇的杜撰，編劇者為牽就竹山坪頂埔有一「李勇廟」的存在，遂不得不虛構若干情節，在往後劇情的發展，凡嘉慶遭遇

困難，只好安排顯靈託夢場面，以致觀眾錯把戲劇當作史實，這正是後來「李勇廟」香火鼎盛的最主要原因。陳哲三先生亦曾論及此事，有云：「當時竹山已無土番，土番被逐於今信義境，故華視所插演之一段顯違史實，此段小說本無，小說中李勇亦未死於坪頂埔，華視恐因坪頂埔有『李勇廟』，遂不得不改變小說，使李勇被番人殺於此地。然小說中嘉慶北上後屢遇險阻，均係由李勇解決，電視亦有無李勇不成戲之概，故遇小說中李勇出場時，概以托夢顯靈之方式解決之。由此安排，反收奇大戲劇效果，而竹山『李勇廟』之香火，有不得不盛之勢矣。」（註九十）總之，先有傳說的影響，後有電視的渲染，而奠定今日「李勇廟」地位，真堪稱為嘉慶遊臺傳說史上的異數。

（二）民雄鄉大士爺廟匾額

嘉義民雄鄉慈濟寺，俗稱大士爺廟。內懸有匾云：「嘉慶丁卯年捌月建廟吉置。嘉慶帝勅封慶誠宮。民國壬寅年捌月，民雄鄉眾弟子重修。」（註九十一）此匾無論由外觀或內容視之，均不類嘉慶間古物經重修者，顯然是為配合嘉慶勅封大士爺傳說而捏造（傳說詳見上文）。按慶誠宮為大士爺廟的前身，本祀天上聖母，「嘉義管內採訪冊」云：「慶誠宮，在打貓街內，奉祀天上聖母，坐東向西，嘉慶十四年間，眾街居民公置。」（註九十二）乃是。至於大士爺的崇祀，雖可溯自乾隆年間，但僅在祭壇以紙糊一神像而已，祭畢即予焚化，並未建廟，此一習俗相沿至日據初期。後因慶誠宮荒廢，居民乃改為大士爺廟，稱慈濟寺，故目前大士爺廟仍有若干慶誠宮文物（如香爐、碑、匾等）。由於該廟流傳有

嘉慶遊臺過此勅封大士爺之說，可知所謂嘉慶勅封匾額當係為配合傳說而捏造，惟因作偽者疏忽，遂有此誤。如慶誠宮建於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，而偽匾卻出現「嘉慶丁卯」（即十二年、一八〇七）字樣，即其明證。

（三）芬園鄉寶藏寺匾額

彰化縣芬園鄉寶藏寺，舊名柴梳岩，祀天上聖母。民間相傳嘉慶過此，以其名不雅，遂改易今名。今該宮懸有匾額云：「嘉慶七年。寶山第一。萬世嘉慶。」（註九十三）此亦配合傳說而捏造之物，時間可能在日據以後。

（四）田中鎮乾德宮匾額

彰化縣田中鎮乾德宮，祀天上聖母。有匾云：「嘉慶庚申端月穀旦。恬瀾昭昭。閭境弟子全敬立。」，此匾無邊框，中央雕有雙龍拱「御賜」二字，右上方有一橢圓形硃印，文曰「嘉慶之寶」；下款之下，又有兩方印，一為「風調雨順」，一為「國泰民安」，據該宮廟祝的說法，謂當年嘉慶遊臺，路過該宮，遂題有此匾。（註九十四）此亦先有傳說後有文物的典型事例之一，據筆者之看法，匾額本身似非偽造，可能傳說盛行後，乃將舊匾加雕「御賜」字樣及「嘉慶之寶」硃印，以致形成目前真假難分的情形。

（五）鹿港鎮日茂行匾額

彰化縣鹿港鎮日茂行，為清代泉郊的重要行號，乾嘉年間，商務鼎盛，人物輩出，知名者包括林振嵩、林文濬、林文湊、林文會等兩代四人，事蹟散見道光「彰化縣志」。咸

同以降，鹿港航運功能衰退，日茂行亦受影響，終至沒落。遺址在今新宮里泉州街，僅殘存破屋二進，神龕上懸有「大觀」匾額，相傳係嘉慶住宿日茂行時親題。數年前，筆者曾與鹿港許漢卿兄往訪，猶記該匾上款有「金伯仁兄屬」等字樣。按金伯係林振嵩第三子林文濬的別字，而嘉慶遊臺傳說的時代背景，為乾隆末年，故即使真有其事，所涉的給匾對象，應是林振嵩而非林文濬，此一破綻，即為該匾作偽的確證。若退一步而言，即使此匾為嘉慶登基後始御賜林家者，那麼以清代的體制，絕不可能在上款出現「金伯仁兄屬」等字樣，此顯然作偽者缺乏常識所致。

有關「大觀」匾額的來歷及保存情形，「臺中史」略有所記，有云：「太子仁宗化名往借宿。……嘉慶見他執禮甚恭，心中高興，一時興起，親為題賜『大觀』匾額。現該御筆二字，已脫落早年墨汁，該匾字跡尚存，後人予以裝飾，匾掛鹿港鎮公所。」（註九十五）此一嘉慶借宿題賜之說，大抵與民間傳說相符，不足憑信。至於所謂「匾掛鎮公所」一事，則似可採信，惟何時及何故又移回林宅懸掛，尚俟查考。

六、結語

綜上文所論，可發現流傳臺灣民間甚廣的嘉慶遊臺傳說，實出自虛構，蓋受乾隆末年臺灣府城、嘉義縣城、鹿港日茂行建太子樓的誘導，遂有望文思義而指嘉慶曾私遊臺灣者，從此以訛傳訛，把許多不相干的人、事、地、物概為扯入，上起康熙年間，下至日據初期，集各地史實、軼聞的大成，牽涉層面之廣，為臺灣地區所僅見，且其傳說之多，也是

其他傳說所莫及。傳說的起源固早，惟因並無嘉慶遊臺的確證，故有清一代，絕無相關的文字記載，遲至日據初期，始散見於一二遺老的詩文著述。在史料匱乏的情形之下，欲探索傳說的真相，真是難之又難。幸傳說所涉的層面既廣，許多故事皆能追本溯源，找出與嘉慶無關的史料，作為反證，而揭開嘉慶遊臺之謎，惟史料所限，加以才疏學淺，因此難免有頭重腳輕或雜亂無章之感，懇盼諸先進有以教之。（民國七十八年教師節後二日脫稿於和美客舍之寧古齋）

考 註

- 註一：轉引自陳哲三「竹山鹿谷發達史」頁二九八，附錄六「關於竹山」李勇剛「答客問」。
- 註二：此事當時報紙地方版曾予登載，報紙名稱及日期失記，惟確有其事。
- 註三：據公論報「臺灣風土」第一七七期。（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十四日）
- 註四：據「嘉慶君遊臺灣」頁四一七。
- 註五：據同前書頁七七八。
- 註六：據同前書頁一〇一二。
- 註七：據同前書頁一三一六。
- 註八：據同前書頁一六二〇。
- 註九：據同前書頁二〇一二。
- 註十：據同前書頁二二。
- 註十一：據同前書頁二三二五。
- 註十二：據同前書頁二五二八。
- 註十三：據同前書頁二八三〇。
- 註十四：據同前書頁三一三四。
- 註十五：據同前書頁三四三五。
- 註十六：據同前書頁三六四三。
- 註十七：據同前書頁四三四五。
- 註十八：據「嘉義市文獻」第三期，頁一五五林金石「嘉邑東安宮沿革」。

註十九：據黃哲水《醉月樓雜鈔》頁一五「醉月手札」之九。

註二十：據曾人口《金湖春秋》頁六「下湖港又名金湖港」一節，其資料來源則又記云「曾走訪多位高齡漁民，作口碑之證實」。

註二十一：據《竹山鹿港發達史》頁二二一、二二二，民間傳說之「照鏡山」、「紅蕃薯」二則，二則雖《嘉慶君遊臺灣》一書，亦有記載，但情節不盡相同，恐係傳聞異辭，姑錄之以供參考。此外，筆者曾聞諸父老，謂嘉慶君親口勅封竹山紅蕃薯為「皇帝薯」，此說為陳著所未及，而《臺中外史》頁一九引述前民政廳長陳錫卿先生（竹山鎮下坪里人，已故。）的說法，亦記有此事，略謂：「他（龍按：指陳錫卿先生）早聞父老言，紅蕃薯勅封後，身價百倍，竹山人逢年過節把它當珍肴，招待外來貴賓才拿出來，由於祇有崙背（龍按：指坪頂埔）方面種一甲餘，生產不多。皇帝薯味甜，其形小巧，色斑紅如月鼠」。另據陳漢光「臺灣有關地理之民間故事初輯」照鏡山條，指此為光緒初年吳光亮閱兵過東埔埔事，略謂：「……從前的東埔埔是美人產地，非常有名。有個叫吳大人（光亮）的，在閱兵走過這個地方的時候，著見很多長得非常秀美的女人，他想探究此地美人的品行起見，便找到一個村老問道：『日出梳粧？還日日落梳粧？』……村老把這問題聽錯了，以為是問他『日出西山？還是日出西山？』吳大人聽了這話，長歎一聲，隨即沉吟：『可惜！可惜！日出梳粧出貴人，日落梳粧是賤人。』後來這兩句話流傳很廣，那些東埔埔婦女，並不明白其中的意義，卻竟照他的話實行起來，於是行為漸趨腐化，美人也減少了。」按光緒初年吳光亮開路經竹山、鹿谷，當地遂流傳各種傳說。此則故事係本省光復初採集者，當時距吳氏開路不過四十年而已，遺老尚有存者，故此說當較可信。至於嘉慶遊照鏡山之說，恐係他地盛行嘉慶遊臺傳說後，始將吳大人傳說改頭換面而附會者。

註二十二：據《臺中外史》頁一八、一九「嘉慶君來遊臺灣，照鏡山下皇帝薯」條下。

註二十三：此係民國六〇年，筆者親聞張庚申先生口碑，民國七十七年，重訪鹿谷鄉鳳凰山寺，亦聽到老廟祝相同的說法。

註二十四：據《臺中外史》頁一八。

註二十五：據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一日臺灣日報第七版記者黃武男專訪，標題為「大甲怪墓，神秘傳奇，碑文偈語，唔含天機」。

註二十六：據臺中縣神岡鄉陳炎正先生口碑。

註二十七：此係民國六十四年，訪田中鎮乾德宮時，在廟中聞之數位耆老所言，且所謂「御賜匾額」，至今尚存。

註二十八：約民國六十五年左右，筆者曾過月眉潭故址，當時該址係一片水田，其旁豎有一說明牌，文中述及嘉慶至此一遊的傳說。日前重訪，該地經建為樓房，說明牌已無存。

註二十九：見賴子清《嘉義縣志》卷一土地志頁一七四、一七五。

註三十：見倪贊元《雲林縣志》卷一，頁四九，大槓榔東堡祠宇。

註三十一：據三六九小報第九一、九二號，民國二〇年（日昭和六年）七月十三日、十六日發行，第二版「史道」專欄。

註三十二：據賴惠川《閩紅小草》頁三一。

註三十三：據盧嘉興「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」，載《臺灣文獻》第二十六卷第三期頁六十九。

註三十四：據賴世英《小隱山房遺稿》之一「追述平生」，收錄於賴惠川《閩紅墨餘》頁二、三。

註三十五：轉引自《竹山鹿谷發達史》頁二九七、二九八附錄六「關於竹山李勇廟」答客問。

註三十六：據《欽定平定臺灣紀略》冊五，頁八一、八二、八三，參不著撰人「平臺紀事本末」頁六〇。

註三十七：據《竹山鹿谷發達史》頁二九三附錄六「關於竹山李勇廟」答客問。

註三十八：同註二〇。

註三十九：見《嘉義縣志》土地志頁一五六第四篇第一章古蹟。

註四十：見《臺中外史》頁一九。

註四十一：筆者曾見所服務工廠的廠房平面圖，中間突出藉以通風部份，即標識為「太子樓」。

註四十二：臺灣府城大東門照片，見《攝影臺灣》頁九四，大南門照片，見頁九二。嘉義縣城東門照片，見石萬壽《嘉義市史蹟專輯》頁一四。

註四十三：見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冊一頁五九卷二城池。

- 註四十四：據同前書冊一卷首頁四、五。
- 註四十五：見〔臺灣采訪冊〕頁二四、二五城池。
- 註四十六：據謝金鑾〔續修臺灣縣志〕頁四。
- 註四十七：見周鍾瑄〔諸羅縣志〕冊一頁二五城池。
- 註四十八：見〔臺灣采訪冊〕頁一四、一五嘉義縣城條下。
- 註四十九：據賴惠川〔續閱紅墨屑〕頁一六，參〔嘉義市史蹟專輯〕頁一八。
- 註五十：見周璽〔彰化縣志〕冊二頁二五六卷八人物志、軍功。
- 註五十一：據〔臺中史〕頁四九、五〇。
- 註五十二：據吳德功〔戴施兩案紀略〕頁六、一六、五三。
- 註五十三：據〔草屯鎮志〕頁九一〇人物志。
- 註五十四：見莊芳榮〔古蹟管理與維護〕頁一七八。
- 註五十五：同註三。
- 註五十六：據〔嘉慶君遊臺灣〕頁一、四。
- 註五十七：據三六九小報第二百四、二百五號，民國二十一年（日昭和七年）八月三日、六日發行，第二版「史遺」專欄。
- 註五十八：見連橫〔臺灣通史〕冊三頁九四三、九四七王得祿列傳。
- 註五十九：見〔古蹟管理與維護〕頁一七八。
- 註六十：見黃典權〔臺灣南部碑文集〕冊二頁二二二，碑嵌臺南市西區人和街普濟殿三川門壁。
- 註六十一：〔續修臺灣縣志〕冊二頁三〇六卷四軍志、軍官，韓必昌撰傳。
- 註六十二：見睦明光「牛車西」短文，載〔臺南文化〕新三期「臺灣歷史風物叢考輯錄特輯」頁七二。
- 註六十三：據〔嘉慶君遊臺灣〕頁六二第二十三回。
- 註六十四：轉引自林衡道〔臺灣勝蹟探訪冊〕頁三九二「臺南縣史蹟調查座談會紀錄」。
- 註六十五：見王必昌〔重修臺灣縣志〕冊四頁四一八卷十二風土志、物產。
- 註六十六：見〔續修臺灣縣志〕冊一頁五二地志、物產。
- 註六十七：據丁紹儀〔東瀛識略〕頁五七卷五物產，參自序。
- 註六十八：據〔清奏疏選集〕頁三五、三六福建巡撫呂滄龍「進呈臺灣番樣疏」。
- 註六十九：同註六十四。
- 註七十：據〔嘉慶君遊臺灣〕頁五七、五八第二十一回「日茂受討太子樓」、頁六五、六六第二十四回「衣錦還鄉」。
- 註七十一：請參閱拙著〔臺灣史蹟叢論〕中冊頁九九、一一九「楊桂森與敗地理傳說」。
- 註七十二：據〔嘉慶君遊臺灣〕四九、五三。
- 註七十三：見〔臺灣通史〕冊三頁一一一、一一三勇士列傳。
- 註七十四：據劉璈〔巡臺退思錄〕冊一頁七四「稟嘉義縣民江浮安等擊匪釀命一案應提府訊辦並請由省委員覆查由」。
- 註七十五：據劉銘傳〔劉壯肅公奏議〕冊三頁三九二。
- 註七十六：見不著撰人〔嘉義管內采訪冊〕頁三八打貓南堡、歲序。
- 註七十七：據鄭喜夫、莊世宗〔光復以前臺灣區額輯錄〕頁二四、二六第二章第二節。
- 註七十八：見〔雲林縣采訪冊〕頁四九、五〇大槺榔東堡祠宇、匾。
- 註七十九：見〔嘉義縣志〕土地志古蹟太子樓條下。
- 註八十：據沈葆楨〔福建臺灣奏摺〕頁一九。
- 註八十一：據〔清會典臺灣事例〕冊一頁一〇一。
- 註八十二：據〔清德宗實錄選輯〕冊二頁二二一。
- 註八十三：此為民國六十五年訪大里「七將軍廟」時，聞之廟祝口碑者。
- 註八十四：此為數年前訪鹿港龍山寺時，在寺內與數位老人閒談，聞之某不知名老人所述者。
- 註八十五：據近年剪報資料，出處、日期並失記。
- 註八十六：據劉枝萬〔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〕（南投文獻叢輯九）頁一四八、一四九保安宮條下。
- 註八十七：參閱拙著〔臺灣史蹟叢論〕上冊頁二四三。
- 註八十八：見〔竹山鹿谷發達史〕頁二九五附錄六「關於竹山「李勇廟」答客問」。
- 註八十九：據〔臺灣文獻〕第十一卷第二期頁一五四「臺灣省寺廟教堂名稱、主神、地址調查表」保安宮條下。
- 註九十：見〔竹山鹿谷發達史〕頁二九四附錄六「關於竹山「李勇廟」答客問」。
- 註九十一：據林衡道〔臺灣古蹟集第一輯〕頁一六四照片。

註九十二：見〔嘉義管內採訪冊〕頁三〇打貓南堡、祠廟。

註九十三：見〔光復以前臺灣區額輯錄〕頁一六四。

註九十四：參閱拙著〔臺灣史蹟叢論〕下冊頁一二四，「寺廟纂改史實與偽造文物圖謬」。

註九十五：據〔臺中史〕頁一九。

重要參考書目

- 周鍾瑄 諸羅縣志（民國五十一年，臺北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——以下簡稱「臺銀本」）
- 王必昌 重修臺灣縣志（民國五〇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謝金鑾 續修臺灣縣志（民國五十一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周 璽 彰化縣志（民國五十一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余文儀 續修臺灣府志（民國五十一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丁紹儀 東瀛識略（民國四十六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（民國五十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平臺紀事本末（民國四十七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清會典臺灣事例（民國五十五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清德宗實錄選輯（民國五十三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清奏疏選彙（民國五十七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臺灣採訪冊（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嘉義管內採訪冊（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沈葆楨 福建臺灣奏摺（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劉銘傳 劉壯肅公奏議（民國四十七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劉 璈 巡臺退思錄（民國四十七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吳德功 戴施兩案紀略（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倪贊元 雲林縣採訪冊（民國四十八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賴世英 小隱山房遺稿（載賴惠川〔悶紅墨餘〕卷首，民國四十八年，嘉義，賴惠川印行）
- 畸 雲 蔡新逸事（載三六九小報第九一、九二號，民國二〇年七月十三日、十六日發行）
- 連 橫 得君奇遇（載三六九小報第二百四、二百五號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三日，六日發行）
- 賴惠川 臺灣通史（民國一〇年，臺北，臺灣通史社）
- 悶紅小草（民國三十六年，嘉義，作者自印）
- 續悶紅墨屑（民國四十八年，嘉義，作者自印）
- 丁得春 嘉慶君遊臺灣（民國三十六年，員林，寶文出版社）
- 劉枝萬 臺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（載〔臺灣文獻〕第十一卷第二期，民國四十九年，臺北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）
- 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（民國五十年，南投、南投文獻委員會）
- 嘉慶遊臺灣（短文，載公論報「臺灣風土」第一七七期，民國四十三年，六月十四日）
- 賴建祥 臺中史（民國五十七年，臺中，作者自印）
- 黃典權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（民國五十五年，臺北，臺銀本）
- 陳哲三 竹山鹿谷發達史（民國六十一年，臺中，啓華出版社）
- 黃哲永 醉月樓雜鈔（民國六十一年，嘉義，作者自印）
- 林衡道 臺灣勝蹟採訪冊（民國六十六年，臺中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）
- 臺灣古蹟集第一輯（民國六十六年，臺中，臺灣省

文獻委員會

賴子清 嘉義縣志土地志（民國六十五年，嘉義，嘉義縣政府）

陳漢光 臺灣有關地理之民間故事初輯（載「臺灣風物」第二五卷第三期，民國六十四年，臺北，臺灣風物社）

盧嘉興 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橋梓（載「臺灣文獻」第二六卷第三期，民國六十四年，臺中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）

眭明光 牛車西（短文，載「臺南文化」新三期，民國六十六年，臺南，臺南市政府）

曾人口 金湖春秋（民國六十七年，彰化，詩文之友社）

攝影臺灣（民國六十八年，臺北，雄獅美術社）

草屯鎮志（民國七十五年，南投，草屯鎮公所）

莊芳榮 古蹟管理與維護（民國七十二年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）

石萬壽 嘉義市史蹟專輯（民國七十八年，嘉義，嘉義市政府）

林金石 嘉邑東安宮沿革（載「嘉義市文獻」第三期，民國七十六年，嘉義市政府）

鄭喜夫、莊世宗 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（民國七十七年，臺中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）

拙著 臺灣史蹟叢論（民國七十六年，臺中，國彰出版社）

校後補記

筆者曾於民國七十三年間，調查草屯鎮史蹟時，即聞地方耆宿李禎祥先生講述北投舊街慶安宮有關嘉慶君傳說，而撰寫本文時，一時疏忽，致遭遺漏，爰乘此校校稿之便，略補述之。相傳慶安宮原為土地公廟，嘉慶路過曾於此過夜，睡覺時把土地公請到供桌下，自己睡桌上。翌晨上路，忘將土地公請回原位，結果，走了甚久，仍走不出該地。此時始悟及土地公事，又轉回請土地公上桌，如此方順利上路。嘉慶回朝，遂頒匾額，勅封慶安宮，居民因此重建為大廟，迎土地公入座，不料此後三天三夜，當地雞不啼，狗不吠，據說是土地公住不起大廟的緣故，居民乃改奉法主公於慶安宮，另建土地公廟於廟前右側，今北投慶安宮門壁刻有「嘉慶留聖跡」字樣，即肇因於此也。（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廿二日補記）

作者簡介

林文龍：南投縣竹山鎮人
現寓彰化縣和美鎮
民國四十一年生
業餘探討鄉土史蹟
著有「臺灣史蹟叢論」等書